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

大思想家的 人生观

THE PROBLEM OF HUMAN LIFE AS VIEWED
BY THE GREAT THINKERS

Rudolf Eucken

[德]鲁道夫·欧肯◎著

邵世恒 彭真颖 吴 祺◎译

*The problem of human life as viewed by
the great thinkers*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

大思想家的 人生观

THE PROBLEM OF HUMAN LIFE AS VIEWED
BY THE GREAT THINKERS

Rudolf Eucken

[德]鲁道夫·欧肯◎著

邵世恒 彭真颖 吴 祺◎译

*The problem of human life as viewed by
the great thinkers*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思想家的人生观 / (德) 鲁道夫·欧肯著 ; 邵世恒, 彭真颖, 吴祺译.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3

ISBN 978-7-5699-2110-6

I. ①大… II. ①鲁… ②邵… ③彭… ④吴… III. ①人生观—研究—德国 IV. ①B8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1765 号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

大思想家的人生观

DASIXIANGJIA DE RENSHENGGUAN

著 者 | [德] 鲁道夫·欧肯
译 者 | 邵世恒 彭真颖 吴 祺

出 版 人 | 王训海
丛书策划 | 邵鹏军
责任编辑 | 周连杰
特约编辑 | 廖 丹
装帧设计 | 格林文化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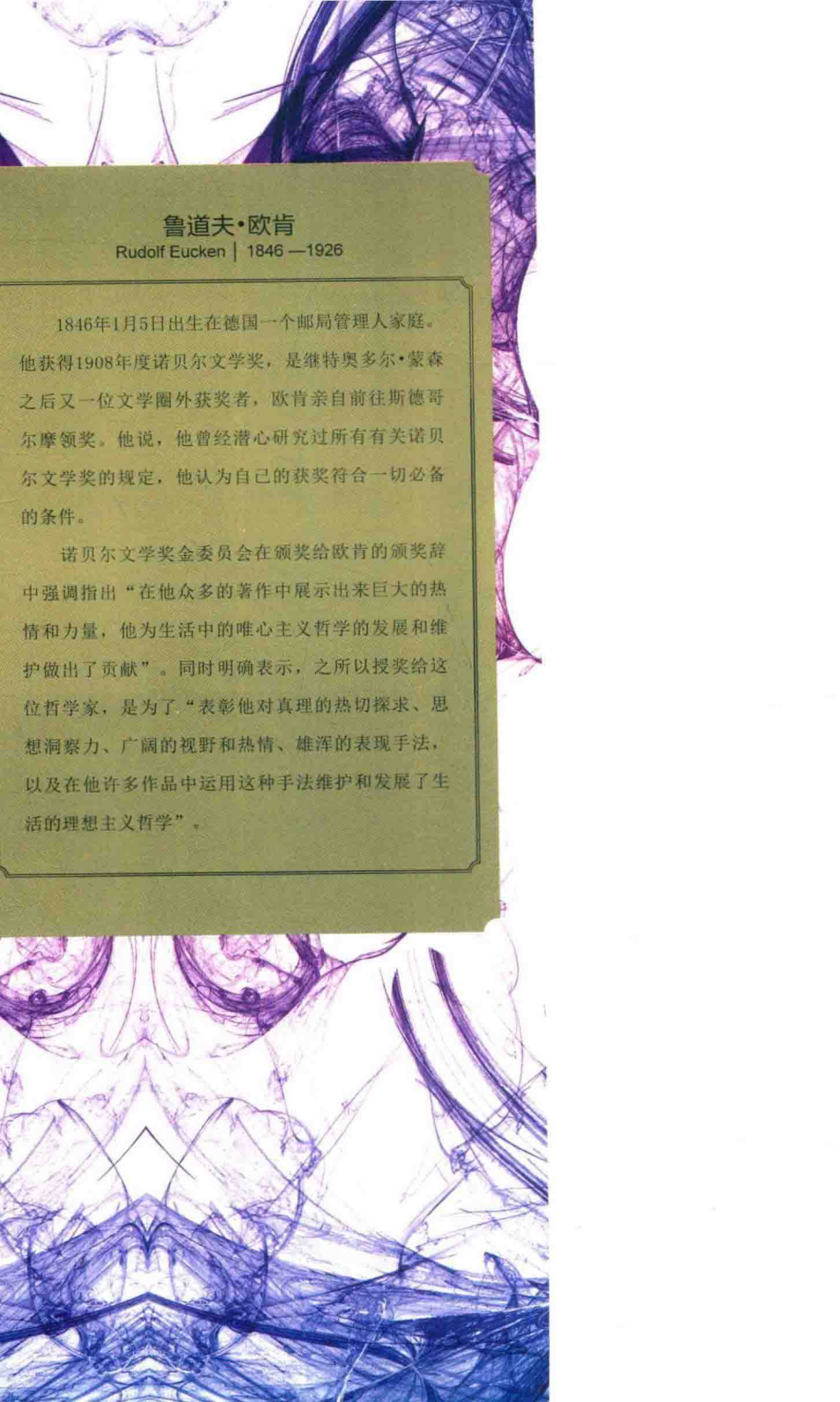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0316-36565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19.25 字 数 | 422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110-6
定 价 | 9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鲁道夫·欧肯

Rudolf Eucken | 1846 — 1926

1846年1月5日出生在德国一个邮局管理人家庭。他获得19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继特奥多尔·蒙森之后又一位文学圈外获奖者，欧肯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他说，他曾经潜心研究过所有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规定，他认为自己的获奖符合一切必备的条件。

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在颁奖给欧肯的颁奖辞中强调指出“在他众多的著作中展示出来巨大的热情和力量，他为生活中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和维护做出了贡献”。同时明确表示，之所以授奖给这位哲学家，是为了“表彰他对真理的热切探求、思想洞察力、广阔的视野和热情、雄浑的表现手法，以及在他许多作品中运用这种手法维护和发展了生活的理想主义哲学”。



诺奖得主人文译丛

自然物语

昆虫物语

智慧与命运

创造进化论

时间与自由意志

物质与记忆

思想和运动

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

近代思想的主潮

大思想家的人生观

人格

生之实现

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

生命物语

丛书策划：邵鹏军

责任编辑：周连杰

特约编辑：廖丹

装帧设计：格林文化





*The Problem of Human Life, as
Viewed by the Great Thinkers*

编者前言

这是一套诺贝尔奖得主思想人文类著作的选集，也是我们展示诺奖巨匠思想人文方面成就的一次尝试。

诺贝尔奖设立百多年来，彰奖的各学科巨匠已近千人。这些获奖者除偶有争议，绝大多数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师，为其学科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有一些更堪称学科史上当之无愧的划时代人物。然而，仅仅把这些诺奖得主视为学科中的巨人，未免唐突前贤。其实，他们的洞见与睿智绝非仅体现于自己的学科之内。智慧不分学科，见识超越疆界。这些学科巨匠，偶一涉笔于其他领域，亦往往才华横溢、引人入胜。不领略这些精美之作的风采，于大师们而言可谓理解片面，于我们而言则不免误了几多美妙的风景，少了许多透彻的启发。因之我们编选这套丛书，旨在展示诺奖大师们在思想人文方面的才情妙笔，给读者一席华丽深刻的思想盛宴。

这些诺奖大师，有些本就以哲学思想为业，则他们以其生花之笔为文，不似前代名哲般行文晦涩，而是尽态极妍、引人入胜，为其深刻的哲学思考平添了文学的秀美生动。更多的则致力于自己的学科建设，同时对思想人文诸领域具有恒久深切的兴趣。他们或仰望星空，沉思宇宙奥理；或环顾九州，体恤民生疾苦。纵览历史变迁，则洞悉人类社会嬗变；反思个人遭际，则虑及理想制度建构。然而无论取向如何，他们一例有着深刻的历史洞见、透彻的哲学沉思、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以及妙不可言的如椽巨笔。

我们精心选取这样的名著佳构编纂为丛书，亦是在强调这些著述，虽则有些已被人们津津乐道，有些尚为译界忽视不彰，然皆不失为诺奖巨匠之鸿篇巨制，值得把玩，亦值得赏读。

《大思想家的人生观》缕述历史上诸多思想家及其具体的理论贡献，以一种生活化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各个思想家的人生观。本书中，“哲学史”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不再是冷冰冰的语录史料和理论堆积，而是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对同一问题的呼应共鸣。我们和历史上的思想家“像一个战壕里的兄弟一样并肩战斗，努力去完成一项伟大的任务——在人类生活中建立起一个精神家园”。

翻译过程中的部分概念，如频繁出现的“life”一词，无论在德语还是英语中，都有生命、生活等诸多义项，鉴于欧肯对“philosophy of life”的特殊理解，我们一般将“life”翻译为“生活”，通俗点的话，也可与“人生”互用。至于其他的概念，则基本参照了通用译法，但难免会有疏漏之处，希冀读者能透过编者和译者的共同努力，从本书中领略原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文字功底。

目 录

编者前言 /001

导 论 /001

第一部分 希腊精神 /011

A. 古典时代的思想家012

B. 后古典时代的古代083

第二部分 基督教 /137

A. 奠基138

B. 早期基督教183

C. 现代基督教273

第三部分 现代世界 /303

A. 现代世界的一般特征304

B. 新世界的崛起310

C. 启蒙运动的分裂及对新方法的探索416

附 录 /573

导 论

当我们把生活视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呢？它试图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呢？它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幸福前景呢？当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置身于人生问题之中，无须停下来去证明追问的合理性了。因为这些问题是如此的不可抗拒，以至于它们始终逼迫着我们。它们是一个内部已破裂成碎片，并且精神内核和作品相互敌对的时代的呐喊。此前数个世纪，当然也包括晚近的几十年，人类的劳动已然硕果累累，取得了不可估量的成就，孕育了新的文明和新的宇宙观。但是，物质世界的大获全胜并不暗含着内心生活的同时提升，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并不是为着人类的精神和存在而获得。它无情地驱使我们不断逼近这个没有我们自己的世界，迫使我们屈服于它的必然性。在这样的压迫下，我们几乎就成了环境的奴隶。我们的生命活动在终极意义上决定了我们的本性。如果我们的力量全部投注于外部事物上，并且对内在生活的兴趣持续减少，那么我们的灵魂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受痛苦。成功令我们不断膨胀，然而我们却发现自己的内心是多么空虚和贫穷。我们业已成为一种毫无人情味的文明的工具，被用完之后即遭抛弃，成为一种残酷的、没有人性的力量的受害者。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它的无情蹂躏，无论生死，没有任何理由和计划，没有任何对人的爱心和呵护。

这样一场活动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深深地触及个体的情感和

信念，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反应的话，它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在此类事务中，问题一旦被感受到，反应回响就开始了。人类不可能长久地否认其精神性的本质，也不能压抑所有对自身幸福的关注。他们的内心生活会战胜所有外在的压力；它会坚决地把所有事件都与自己联系起来，并在自己的审判到来之前，把它们召集起来等待裁决。即使它的反对者也只是用来提醒主体——内省和自由是他最重要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一个沉睡的巨人需要的只是唤醒他自己的力量意识，并告诉他，这种力量能够战胜世界上一切敌对者。当与这些变化同时产生的一种对个体生活和内在幸福的激情开始觉醒时，当存在的合理性和灵魂的拯救成为紧迫而又令人焦虑的问题时，整个世界突然就转变了。那些曾经确定不疑的东西如今成了一堆令人痛苦的困惑，人们却又为此苦苦追寻。

一场新的思想运动正在我们的眼下进行：尽管机械主义（Mechanism）的力量仍在不断扩张它的影响，我们对它的信念却已经动摇，并且已经开始对它产生了抵触。尽管当下国外的伟大思想运动有多种不同的倾向，但它们都聚焦于一个共同的问题。社会运动充满激情的动力，宗教热忱不断增长的迹象，艺术创新的发酵和酝酿，都在表达着同一个愿望——渴望更多的幸福、人性更全面的发展，以及一个全新的、高尚的生活秩序。

然而，尽管有进步，这项思想运动在很多方面仍然是非常不完整，甚至是混乱的。不仅是因为它的某些倾向在很多方面相互交叉和冲突，而且它的主流本身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混合物。这个混合物包含了更高和更低的相容、高尚与卑贱的并存、年轻气盛和老成持重的兼容。这场运动的主体倾向于凭借他能摆脱一切权威（也包括他的本性）的程度来衡量他的进步，而不是寻求将

它的内部经验转化成为一个有秩序的体系，并通过法律来巩固自由。当自由的所有限制被打破后，它就像一个水泡，徒劳地飘在高空中，为狂风暴雨所摆布，很容易沦落为所有非理性和愚蠢都唾手可得的猎物。因此，我们在其中主要觉察到了一种骚动不安和愤怒的氛围。我们只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相信这场运动的合理性。那就是只把这场运动当作一个开始，并且认为内在于其中的精神必然性最终将会战胜个人的狂妄和自负，进而在一个系统的、井然有序的计画下建构人们的内在心灵生活。不管怎样，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不屈不挠的团结协作：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并进行严格区分，不断使之清晰深刻。只有通过紧张的自我斗争，这个时代才能真正实现它自己，进而完成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任务。

哲学并不能从这场斗争中脱身，她也有自己的使命。给这场运动提供一个宏大而丰富的意义，扫清人们的困惑，并引导它走向最终的目标，这难道不最适合她吗？实际上，哲学的第一职责是针对当下的问题，她不可以站在或近或远的过去自在地躲避当下的这些问题。对哲学家而言，历史思考是辅助性的；可是，如果他们能考虑到在一定条件下，历史思考对他们是有用的，他们就会最有底气地支持自己的信念了。接下来我们需要简要地考虑如下观点：将那些已经成型于伟大思想家心中的各种各样的人生观，以一种生活化的方式展现给我们自己，既是可能的，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我们目前所从事的这项事业的所有成败，都与这些内容紧密相连。

如果这些哲学思想对我们有任何帮助的话，我们必须赋予“生活哲学”这个术语一个比它通常所表达的更为深刻的含义。

生活哲学不是一套有关人类生活和命运的语录精选，也不是一些偶然的随感和反思。因为这些往往只是出于一时的情绪，并且只会遮蔽而非展现出作者思想的本质特点。除此之外，那些几乎没有可信性的肤浅思想总不吝袒露自己，然而深邃的灵魂会倾向于避免把情绪流露给公众，并选择将它深藏于心或者仅仅在作品中才把它描述出来。

不！我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些思想家对生活的反思，而是他们的思想世界所塑造的生活本身。我们想知道的是，他们如何阐述人类的存在，赋予它怎样的定位和意义，以及如何将其积极和消极的作用结合起来。一言以蔽之：哲学家们所理解的人生特点是什么？这个问题将各种不同的思想脉络会聚到了一起，并且把思想家灵魂的精髓展示给我们。这些思想不再那么难以切入，它们以一种简明、直接的方式为读者所了解。对每一个虚心的人来说，这个问题都是一个强烈的诱惑。难道这么多伟大思想家中没有几个意气风发的吗？难道这些思想中就没有能让我们的努力得到净化、提升，同时更加高尚的东西吗？

我们不必为这样的问题而困惑——这些伟大思想家提供的每一样东西对人类发展都是必需的、有价值的吗？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构建了人类精神的栖居地。因为精神王国的建立是一件真正的创造性工作，并非平庸之辈所能为之，它诞生于跟世事一切琐碎和渺小的直接对抗之中。从更低的层次上看，精神活动和外在的、低级的要素太紧密地混合在一起，而且过于单一地服从于短浅的目标，导致精神活动本身不能产生出清晰明确的生活概念。一直以来，只有很少的人具备伟大的心灵和内在的自由，以及令以创造性活动本身为目的的追求成为可能的建设性力量，进

而能够战胜真正创造性工作的重压和种种限制，能够从混乱中找到统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创造性的天才独立于他所在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即使是那些最伟大的思想也都有它所必需的前提和条件：必须具备这些社会土壤，那个时代必须能激发出它的特殊问题，甘愿解决这些问题的热情也必须被培养出来。从这种有限的意义上讲，天才是那个时代思想的成熟表达，而他的启发性观念只是强化已经存在于共同体中的那些渴望罢了。然而，伟大人物仍然把日常生活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某个时代的思想家所做的并不是仅仅整合当时的各种思想倾向，而是实现内在的转化：他使那个时代的所有信息变得高贵。正是他第一个清楚地区分了精神和世俗、永恒和短暂；正是他第一个赋予了生活以独立的价值——一个内在于生活本身的价值；正是他第一个提出了普遍永恒真理的概念。就永恒可以在时间的限制中被理解而言，只有伟大的人物才能够理解什么是永恒；正是他第一次将永恒从时间限制中解脱出来，并令它成为所有时代的财富。如果有一天，这些创造性天才成为精神生活的真正中心；如果他们的思想光芒被集中而不是分散起来，燃烧出能够反过来重新照亮整个人类的烈火，那个时候，我们当然可以欣慰地认为，在对这些伟人工作的研究中，我们正感受着它的脉搏，抓住了所有创造性活动的精髓。

他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单个去研究，同样地，每一个人与其同时代人物以及继承者的关系也值得我们仔细琢磨。在思考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人物时，我们更加清晰地感受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模式都是向我们开放的。平常我们在其间摇摆不定的极端，已经以非常明确的形式阐述出来了，它们能够互相解释，进而能更加清晰地确定自己的位置。然而，随着时间的逝去，环境的更迭，

渐渐地，永恒和短暂也容易被混淆在一起。一方面，体系的多样性似乎允许将所有的思想倾向概括为少数几个简单的类型，比如那些频繁出现于各个历史时期的主题；然而，我们相信它们同时也在稳步地变化着，并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新的思想。生活和世界在不断拓宽的视野中展现出来。但是，更加困难的问题凸显出来了。整个叙述需要详细地告诉我们这场运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对此我们不会草率地给出结论。然而，如果说哲学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战斗，那么在这场战斗中，每一个人都是互相敌对的，战斗的指挥者是如此地专注于自己个性的发展，以至于他们之间互相排斥而不是互相吸引，但我们也不应因此缘故对哲学的统一和进步绝望。一个学说与另一个学说的斗争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进行的：只要它们根据的是各自思想体系已经取得的成就，只要每一个问题都只有唯一的，并且是最终的仲裁者——理智。我们的研究正是为了将我们从这些不完整的概念中拯救出来。当我们问伟大的思想家是如何看待生活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思想源泉深深根植于生活过程本身，他们的思想进程是被某些生命的基本需要所决定的，它只是一种追求真理、幸福和崇高的内在努力的外在流露。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来讨论这个生活过程，许多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对较为狭隘的概念思维领域而言，这些事情又赤裸裸地相互抵触。所有的分歧被整合进一个总体上进步的运动中去，我们在互相抵触的思想中找到创造性活动的真正归宿，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如今，伟大的思想家们已经把这场运动最主要的部分提供给了我们，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走入他们的内心深处，了解他们为此做出的努力。唯有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才能从遥远的过去来到自己所处时代的门槛前。正是他们让过去变得

鲜活，将人类业已实现的成就提供给我们，将我们这样一个纯粹瞬时性的存在移植成一个能超越时间经验的存在。我们迫切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更宏大、更有意义的存在，我们需要它去中和日常生活中的匆忙颠沛、党朋意识的狭隘和普遍标准的弱化。可以肯定地说，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最好让这些伟大思想家的毕生工作成为我们的得力助手。

然而，尽管有这么好的帮助，这项事业仍然充满了各种不同寻常的困难。我们能否更加接近研究对象？我们能否跟他思想交融，并且在研究过程中遵守最基本的客观叙述原则？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客观性”。我们必然不想要那种惧怕一切主观判断的客观性，因为这种客观研究，不管有多么准确和彻底，所做的工作永远只是收集和整理资料；而且即使它对研究对象给出了一个不错的呈现，那也不过是无意间用一些惯常的表达去填补空白罢了。我们要的当然不是这种！每时每刻，我们的任务都迫使我们独自做出判断，去澄清和区分，去分类和筛选。像那种把比较无关的东西当作研究材料的事情，在工作中时有发生，所以我们的独立判断能力亟须得到锻炼：我们能否从纷繁复杂的表达中看到潜藏于其中并支配它们的统一性？我们能否分享这些伟大人物的心灵体验并且发现其中的有机联系，以及整个联系的序列？然而，当我们不赞成一个非精神性的客观性的时候，那并不意味着服膺于一种肆无忌惮的主观性。根据个人的主观偏好去解释这些伟大人物，或者没有确定依据的过度阐释，都是非常错误的。我们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根本无法洞悉思想家的真实自我，同样不会对人类进程的内在脉络有什么了解，对我们一直努力想获得的那种宏大思想和宽广视野也毫无促进作用。那么，可以这样总结